見下跟脫文漢書有入則不得復歸句

漢紀卷之十四

荀悦著

呂柟校正

孝武五第十四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登隴崆峒而還十有二月辛巳朔旦冬至始立泰時於甘泉夏五月諫議大夫終軍使者安國少季使南越欲令入朝比内諸侯軍自請願受大冠衣長纓必羈越王之頸致之闕下軍既至越王聽命上大悦賜南越王大臣印綬令一用漢法使者留鎮撫之王太后皆莊嚴將入朝越相呂嘉不欲内屬初尉他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言入見亡國之勢也故他欲入朝而不果王太后置酒請使

漢大當在樂通侯下疑誤倒

安字誤當從漢書作左

漢書紀傳浮海俱作浮沮強弩俱作句河未知孰是

者及嘉等欲因使者權謀因以誅嘉使者相倚伏莫敢發嘉覺之則趙出稱疾陰謀作亂令國中曰王少年太后中國人與使者安國少季私通專欲內屬無顧我越民社稷萬世之計遂攻殺太后及王盡殺使者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將兵死南越以盡臣節上不遣而賢之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越別道出咸陽會番禺城下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十人樂大坐通侯坐誣罔腰斬西羌亦衆十餘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安定圍枹罕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遣將軍李息征西羌上將率緱氏至安邑桐鄉聞南越破因改桐鄉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因以中鄉為獲嘉縣以南越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又遣將軍韓說平西南夷以其地為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文山五郡秋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等擊之又遣浮海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強弩將軍趙破奴出令居擊匈奴皆出塞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郡置張掖敦煌徙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

元封元年冬十月上自帥師巡邊置十二部將軍勒兵十八萬騎連旌旗徑十餘里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安城北繇單于臺

振黃本作震

聾當作聾

崇高漢書作崇嵩宋祁新本作登嵩高此崇高二字必有一字是嵩字之誤

望朔方臨北海威振匈奴遣使者邴吉告烏維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矣今天子自將待邊單于能戰亟來不能則臣服何但逃伏漢北寒苦之地爲單于聾焉單于怒因吉遷之北海上然終不敢出上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東越殺其王餘善以降遷其民於江淮之閒遂空其地春正月行幸緱氏登崇高聞聲稱萬歲者三聲聞數百里奉邑禁民無伐其山木復其民遂東巡海上御史大夫倪寬爲御史大夫夏罷分丞得內史倪寬爲御史大夫夏罷分丞遂登封太岳祀議封禪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故有遺書言封禪事上以問內史倪寬寬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嚮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瑞符著明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玉振以順成天慶遝萬世之基上乃自制禮儀採儒術以文馬拜寬爲御史大夫從封禪行自太山復東巡海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初梁相有褚大通通五經爲博士時倪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上徵大通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寬爲之大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通不及寬乃退而服曰上誠知人賜太山所過民年七十以上及孤老帛秋無出租算賜天下民爵爵女子百戶牛酒五

月歸井泉秋有星孛於三台本志以爲其後衛太子亂之應齊王閎薨無子國除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正月行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祠太山至瓠子臨決河令從臣等將軍已下皆負薪塞河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行還築通天臺于井泉作飛廉館於長安公孫卿言仙人可見陛下每在常處故不見故作通天臺以候神朝鮮王反及殺遼東太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本秦時屬遼東漢興以爲其遠難守故遼水爲塞盧綰之反也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在遼居秦余故地稍稍侵屬其東小蠻夷而王之地方數千里保塞外爲臣傳子到孫至右渠叛命不賓故於是而伐之六月井泉宮中生芝草九莖上嘉之乃赦天下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於太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等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里內人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楊僕坐失亡多免爲庶人荀彘坐爭功棄市秋七月濟西王瑞薨瑞數犯法有司請誅瑞上不忍凡再削國去太半瑞怨讒瑞杜其南門從一門出入宮室府庫壞漏財物以巨萬計盡腐終不復收省吏二千石欲以法治瑞瑞輒求其罪詰之無罪者藥之所

殺傷二千石甚衆無子國除武都至今分徙酒泉郡十二月
雨雹如馬頭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至代而還
行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有神光集于靈壇一夜三見夏大旱
民多渴死秋匈奴寇邊遣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上南巡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潯
陽浮江親射鮫魚于江中獲之遂北至琅邪傍蒲浪海所過禮
祀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祀高祖於明堂以配
天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夏四月赦天下賜鰥寡孤獨
老粟所幸縣無出租賦大司馬大將軍衛青薨謚曰烈侯青既
尊貴而平陽侯曹寺有惡病就國薨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
右皆言大將軍公主笑曰此常騎從我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
無比於是主諷太后太后白之上乃詔青尚平陽公主與主合
葬起家像廬山初置刺史部十二州詔蓋有非常之人必有非
常之功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至千里士或
負俗之累而立成功名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
相及使絕國者以聞
六年冬幸甘中春作首山宮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
死已下賜天下貧民帛益州昆明反遣將軍郭昌擊之夏京師
民觀角觝于上林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太山十有二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於明堂已酉栢梁臺災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始昌魯人也明於陰陽以術進而為梁王太傅上甚重之以選為昌邑王太傅十有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祀蓬萊還受計於甘泉宮春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正律曆以寅月為正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正律曆協音樂昔夏以寅月為正殷以丑月為正周以子月為正承三統十一月乾之初九其位在子夫氣始起生陰陽之化故子為天統六月坤之初六其位在未陰受陽化成劉杀之刑其衝在丑故十二月為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湊出於地人承之而承之故寅為人統自夏殷及周三變而復故漢用夏正天統始施化於子半日萌生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始化而色黃半日色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始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物和之心耳以達自然之數以順性命之理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黃鍾之數始於一積之無窮以周備事物之數職在太史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所以諧八音正情性移風俗也八音者土曰缶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祝歌角者觸也物出於地載芒角也徵者祉也物盛而繁祉也宮者中也商者量也物盛而可量度也羽者宇也物聚而覆宇

萬漢書作高頩師古注雜俗本作萬之安此作萬當亦後來附益

當行

當重有太史

當作祝　當作戴

之也合之五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爲心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六律律法也以統氣類物子曰黃鍾寅曰太族辰曰姑洗午曰蕤賓申曰夷則戌曰無射六呂呂助也以助陽宣氣未曰林鍾酉曰南呂亥曰應鍾丑曰大呂卯曰夾鍾巳曰中呂黃鍾黃中色也鍾種也言以中色布種物也大呂呂助陽也太族族湊也言湊地上爾也夾鍾夾輔陽也姑洗姑固也洗潔也言固潔物也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導物而繼之也林鍾林居也言陰受陽任居鍾物也夷則夷傷也則法也言陽正法使陰夷當傷之物也南呂南任也陰受陽任成物也無射射厭也陽究陰成終而復始無厭之也應鍾陰應陽而後鍾物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鍾之律長九寸爲管或損或益以定五聲九六相生陰陽之應故三分黃鍾損一下生林鍾二分林鍾益一上生太蔟三分太蔟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轉八八六十四爲律法備用銅爲管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審長短也本起於黃

當作宮

依漢書作伍

鍾上脫敎黃字

為當行　文當作文

有脫文

當行秋六二字

鍾之長以秬黍之廣者十黍廣度九分
[illegible]分為一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
矢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篇（倫）
黃鍾之篇（倫）以秬黍之中者千有二百實（倫）一篇（倫）千有二百實（倫）一龠（倫）容千
平輕重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鍾之重黍容千有二百秉（倫）
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銖者
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也職在太倉太司農掌之權衡者
從微至見可殊異也兩者兩鍾之重也二十四氣為秉斤者明
也三百八十四銖為易（倫）一篇之文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為斤
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以平均物也三十斤一月之象
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四鈞四時之象也重一百二十斤十
二月之象也而五權備矣物與權均而生衡衡運而生規規圓
而生矩矩方而生繩繩直而生物定矣是謂五則君臣用焉以
定國禮百工由焉以為法式職在鴻臚鴻臚掌之夫推曆生律
制器權衡規矩準繩度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匈奴
單于好殺伐左右大都尉欲殺單于以降漢於是使因杅將軍
公孫敖築受降城於塞外事覺左右大都尉誅死秋八月行幸
安定發天下謫民遣二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秋大蝗自東方
飛至燉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石慶薨慶即奮之小子世以淳厚爲行
奮四子皆以孝謹位至二千石故景帝并其號曰萬石君萬石
君過宮門闕必下車步走見輅馬必軾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
必冠申申如也童僕恣恣如也唯謹爾上賜食於家稽首俯伏
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而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故謹聞于
郡國奮長子建爲郎中令建奏事事下建讀之而馬字火一點
建驚恐曰死罪矣其畏懼如此有言於上屏人言極切廷見若
不能言慶爲太僕從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鞭數馬畢乃舉手
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輕易然猶如此諸孫皆孝唯建最甚萬
石君卒建在喪扶杖乃能行歲餘亦死初慶爲齊相齊相慕其
[illegible]行不言而治及爲丞相厚謹而已太僕公孫賀爲丞相二月
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臕五日[旦]祠門戶比臘夏五月
藉吏民馬補車騎馬秋蝗遣峻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出朔
方擊匈奴爲匈奴八萬騎所圍遂沒其軍破奴居匈奴中十餘
年後亡歸漢冬十有二月御史大夫倪寬卒初寬以儒學進家
貧受業博士常爲弟子都養時行傭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誦讀
適有疑奏輒先覺御史掾吏莫知所爲寬言其意事即得可後上問張
湯前奏事非掾吏所爲誰爲之湯對曰臣從史倪寬湯由是以
寬爲奏讞掾從爲侍御史見上問尚書經義數事爲太中大夫

掾當本增填

卒史漢書作卒史

御史詞不可通漢書作卻矣字形相近誤作御史耳

遷左內史民甚信重之後有軍發左內史粟負租課殿當免吏
民聞之輸租稽負不絕課更以最
三年春正月行巡狩海上膠東相王延廣為御史大夫夏四月
還修封泰山禪石閭遣光祿大夫徐息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
到盧朐山遊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强弩將軍路博德築居延
城秋匈奴黎湖塗單于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入張掖酒泉
設都尉
四年春正月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初廣利
將騎六千步兵數萬人至貳師城下取善馬西至郁夷城當道
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之而還往來二歲到燉煌士卒十遺
二三上書請罷兵上大怒乃益發兵卒六萬人負從者不豫牛
十萬馬二萬驢騾駱駝以十萬數多賫粮轉運奉軍天下騷動
廣利遂進兵當道小國皆送迎給廩食徑到大宛城圍宛三十
餘日宛中貴人共殺其王毋寮奉其首出食給軍悉出善馬漢
擇取其善馬十匹中馬三千餘匹乃共興立宛貴人姊寮為王
與盟而還諸所過小國皆遣子弟從入獻見因為質焉還玉門
關死者萬餘人馬數千餘匹行之食戰死甚多將吏貪不愛士
卒故死亡者多上以為萬里而伐不録其過乃封廣利為海西
侯封騎士趙弟殺郁城王為新時侯拜卿三人二千石數百人
千戶已下千有餘人廣利者李夫人兄也廣利弟延年性知音

乞上當脫非字其上當脫不字

乃興立宗興字誤

遷左內史民甚信重之後有軍發左內史粟負租課殿當免吏
民聞之輸租稽負不絕課更以最
三年春正月行巡狩海上膠東相王延廣為御史大夫夏四月
到盧胊山遊擊將軍韓彭非字甚上當脫之字非字甚上當脫不字
城秋匈奴黎湖塗單于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入張掖酒泉
殺都尉
四年春正月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初廣利
將騎六千步兵數萬人至貳師城下取善馬西至郁夷城當道
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之而還往來二歲到敦煌士卒十遺
二三上書請罷兵上大怒乃益發兵卒六萬人負從者不豫
十萬馬二萬驢騾駝以十萬數多賫粮轉運奉軍天下騷動
廣利遂進兵當道小國皆送迎給廩食徑到大宛城圍宛三十
餘日宛中貴人共殺其王毋寮奉其首出食給軍悉出善馬漢
擇取其善馬十匹中馬三千餘匹乃共興立宛貴人姊寮為王
與盟而還諸所過小國皆遣子弟從入獻見因為質焉還玉門
關死者萬餘人馬數千餘匹行乏食戰死甚多將吏貪不愛士
卒故死亡者多上以為萬里而伐不録其過乃封廣利為海西
侯封騎士趙弟殺郁城王為新時侯拜卿三人二千石數百人
千戶已下千有餘人廣利弟延年性知音

善歌舞上愛之乃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而李夫人亦善舞甚姣麗有寵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上問而謝曰妾聞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宴墮見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宜見我囑託兄弟乎將加賜千斤而與兄弟尊官乎李夫人答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固欲見之夫人遂轉向壁歔欷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見囑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見帝者乃所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者乃以為平生容貌今見我顏色毀壞必有厭棄我意當復肯追思憐録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宮而尊重其兄弟廣利為將軍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燭設帷帳陳酒食而令上居他帷遥見好女子如李夫人還帳坐而耿然不得就視初上發讀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後得烏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宛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名曰天馬更名烏孫馬曰西北極馬上甚好宛馬每使使者相望於道率十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五六歲而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旨者輒案重罪以激怒之因復求使自贖而是使無窮已而輕犯法慕吏民自占使者無問所從來皆遣之而漢使窮河源矣外國朝貢並至上

畫字頗不誤

西下疑衍北字
當作一

當作幣

善歌舞上愛之乃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而李夫人亦善舞甚妖麗有寵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上問而謝曰妾聞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宴墮見上曰夫人病甚矣何不一言以託兒弟上曰夫人不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見屬託兒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見帝者乃所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者乃以為平生容貌今見我顏色毀壞必有厭棄我意當復肯追思閔録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厚禮葬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宮而寵其兄弟貴寵傾於一時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燭設帷帳陳酒食而令上居他帷遥見好女子如李夫人還帳坐而耿然不得就視初上發讀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後得烏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宛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名曰天馬更名烏孫馬曰西北極馬上甚好宛馬每使使者相望於道率十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五六歲而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旨者輒案重罪以激怒之因復求使自贖而是使無窮已而輕犯法募吏民自占使者無問所從來皆遣之而漢使窮河源矣外國朝貢並至上

畫字演本不誤

西下疑衍北字

當作一

當作幣

不當重
誤衍兩容字

乃悉從外國客巡行至海上大都多人民則過之觀名人府庫之饒厚賞賜作角抵戲出奇戲酒池肉林以觀示之秋起明光宮冬行幸田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吏卒食大宛既破外國振恐上欲遂困匈奴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齊桓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於是復圖匈奴矣遣中郎將蘇武至匈奴匈奴留武不得歸武固執漢節不肯降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使使來獻大羽白鼻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秋發謫戍屯五原

監軍御史穿北軍壁垣以爲賈區宇軍正丞胡建欲誅之陳約其從卒監軍御史與諸校尉列坐建趨至拜謁因令卒引御史斬之諸校尉驚愕不知所謂建遂上奏曰監軍御史穿北軍垣以爲賈利於使文吏議不至重高皇帝法曰壁壘已定穿踰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之臣謹案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二千石以下行軍法焉臣謹案以法斬上壯其節制書荅曰國容不入軍容軍容不入國容何文吏也建有何疑焉是歲濟南太守王延年爲御史大夫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田中夏五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斬首虜萬餘級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與戰汗單于戰斬首萬餘級陵兵敗降

乃悉從外國客巡行至海上大都多人民則過之觀名人府庫之饒厚賞賜作角觝戲酒池肉林以觀示之秋起明光宮冬行幸田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吏卒食大宛既破外國振恐上欲遂困匈奴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

於侯文史於宇粹誤 不宜重 誤衍兩容字

節不肯降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使使來獻大羽白髦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秋發謫戍屯五原

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宇軍正丞胡建欲誅之陳約其從卒監軍御史與諸校尉列坐建趨至拜謁因令卒引御史斬之諸校尉驚愕不知所謂建遂上奏曰監軍御史穿北軍垣以爲賈利於使文吏議不至重罪臣聞古者軍法曰壁壘已定穿踰不由路是謂姦人女姦人者殺之臣謹案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二千石以下行軍法爲臣謹案以法斬上壯其節制書荅曰國容不入軍容軍容不入國容何文吏也建有何疑爲是歲濟南太守王延年爲御史大夫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田中夏五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斬首虜萬餘級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與韓汗單于戰斬首萬餘級陵兵敗降

匈奴陵者李廣孫敢兄當戶之子上使陵爲貳師將軍牽輜重
陵稽首口願得自當一隊上曰吾無騎與汝陵曰不用騎願以
步擊虜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至峻稽山與單
于相遇以騎三萬攻陵陵千餘弩俱發應絃皆倒虜還走上山
陵且戰且郤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復大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
東南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燒陵陵亦令軍縱火
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自步鬬
樹木間復殺虜數千因發連弩射單于下走是日捕得生口言
單于曰此漢精兵也日欲暮漢數千人不能勝後無以復使邊臣
皆曰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吾南行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軍長
令漢益輕匈奴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
破乃還是日戰數十合復力戰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
會陵軍中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軍無後救射矢
且盡單于大喜進兵使騎並擊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
遂遮道攻陵四面射矢下如雨陵矢且盡即棄軍去士卒尚三
千餘人徒斬車輻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單于入遮從山
上墜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兵敗吾死矣軍吏或勸陵降
陵曰吾不死非壯士也陵數曰使人有數十矢足以免矣今無
兵復戰令軍士人持三升糒一片氷令各散去遮虜鄣相待陵

與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數十人虜千騎追之延年死陵曰無面目以報陛下遂降士卒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單于以大女妻陵立為右校王上聞降大怒大臣憂懼太史公司馬遷上言陵功以陵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將軍出時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持而貳師無功上以遷欲沮貳師為陵游說後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遷腐刑陵聞之曰教單于為兵者乃緒也非陵也李緒者故塞外都尉先是降匈奴陵痛其家以緒誅乃使人刺殺緒司馬子長既遭李陵之禍喟然而歎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始自黃帝以及秦漢為太史公記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益州刺史任安與遷書責以不推賢貢士遷報書曰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三十餘年矣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議不能引綱維盡思慮今以虧形在蘭茸之間當何言哉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為之寒心童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柰何使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少負不羈之氣長無鄉曲之譽幸得奉薄伎出入周衛而事乃有大謬夫僕與李陵趣舍異路素非相善也然觀其為人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

校勘本據
當從漢書作拳
據校本作款与
漢書同

而媒孽其短僕誠痛心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
足歷 鞮 垂餌虎口橫挑強胡挫億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給悉
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
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軍士無不奮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場雖古名將不見過也身雖陷敗其
所摧破亦足暴功於天下僕以爲陵之不死貞欲得當報漢也
時主上聞陵敗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
量欲效其款款之愚因推此意以言之欲以廣主上之意上以
僕非沮貳師而爲陵遊說遂下之於吏拳拳之忠終不能自明
列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僕聞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色其次不辱辭令且臧獲
婢妾猶能引決僕所以隱忍苟活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者私
心有所不盡疾沒世而名不稱於後世也昔西伯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足兵法修列僕竊不自量託於無能之辭欲網羅天下
放逸舊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僕誠
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後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僕誠
凡百三十篇五十餘萬言遷父談亦爲太史公自叙其先起黎
之後世掌天地官也本傳曰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
家戰國策逮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于天漢其言泰漢詳矣至

於採摭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忤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姦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則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斷道路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仗斧鉞分部逐捕刺史郡守已下皆伏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延年有罪自殺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初摧酒沽三月行幸太山修封禪祠明堂因受計還北海祠恒山瘞玄玉夏大旱四月赦天下所過無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餘騎步兵七萬人出鴈門遊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將軍路博德將步兵萬餘人與貳師將軍會與匈奴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髆爲昌邑王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此卷自四月十九日讀起今日乃畢析而記之日纔讀一葉可謂怠矣後當痛改端午節前一日偶能識

漢書書字下有如字

漢紀卷之十四

漢紀卷之十五

荀悦著

呂柟校正

孝武六第十五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杅將軍公孫敖坐妻爲巫蠱腰斬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已在雲陽已晦日有蝕之夏六月赦天下二年春正月行幸田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周南陽人也爲吏深刻爲廷尉詔獄繁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因責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七

年下黃本作救字

漢書就下無池陽二字

小字誤衍上是王之

壺口史記漢書俱作瓠口

匿繫獄久者十餘年[redacted]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爲不道廷尉及中都官詔獄罪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當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寬大令周躡地歎曰後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及爲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爲郡守皆禁姦止邪寬厚云光禄大夫暴勝之爲御史大夫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櫟陽溝中廣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爲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鄭國昔韓國之小水土也韓患秦東伐欲罷勞之乃遣鄭國說秦令鑿渠引涇水自中山以西抵瓠口爲渠緣北山東注洛水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計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爲韓延數年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溉田四萬餘頃收皆一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之憂秦以富強因以名爲鄭國渠昔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以三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傍西門豹不知用之若知而不興是不仁也若其不知是不智也夫仁智而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決漳

糠漢書作梁

漢書景下多浮大海三字

水溉鄭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鄭有令名為史公決漳水兮溉鄴傍終古斥鹵兮生稻粱百姓豐足民用寧康皆言水之大利也

三年春正月行幸井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祀日成山登之罘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錢五千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禪丙戌禮石閭夏四月辛亥行幸不其山祀神於交門宮若有神饗坐拜者五月行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地有蛇自郭外入與邑中蛇鬬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有二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行還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謚敬肅彭祖巧佞足恭心刻好法律常以詭詐求相二千石言語微短輒書以迫劫之及汙以姦利二千石無能滿歲者輒被罪刑夏大旱冬十有二月癸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之十有一日乃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下獄死是時朝廷多事嬖貴大臣初賀頓首流涕不受印綬上不聽賀懼曰禍從此始矣賀子敬聲有罪下獄是時詔捕京師大俠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白請逐

國當作錮

捕安世以贖子罪上許之果得安世安世大笑曰丞相禍及族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者祭祀馳道埋桐偶人咒詛上事下有司案驗窮治所犯遂父子俱死獄中而家族矣涿郡鐵官鑄冶銷金皆飛上天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拔樹閨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行幸甘泉宮秋七月使使者江充掘巫蠱於太子宮巫蠱之禍始自朱安世成於江充充趙人也爲敬肅王上客趙太子丹疑充以巳陰事語王收捕充不得盡殺其父兄充亡入關上書告趙太子罪至死會赦得免充爲人魁岸容貌壯初上見充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國固多奇士以充爲直指使者督三輔盜賊充從上至甘泉還逢太子家人乘車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奏沒入其車馬太子使人謝罪不聽遂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遷水衡都尉後上使充治巫蠱事充將胡巫掘地求桐人及爲他姦怪徵驗輒收拷燒金鉗灼強服之民輒相引以巫蠱劾以大逆不道死者數萬人莫敢訟其冤充與太子有隙恐上一旦晏駕爲太子所誅因言宮中有巫蠱氣上令案道侯韓說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御夫人以次及皇后遂及太子宮云得桐木人太子少傅石德謂太子曰上疾甚在甘泉皇后諸更家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扶蘇邪今無以自明乃收充窮治

宮字據黃本改
囚字據黃本填

上字黃本不誤

安下城字當衍

據漢書注師古之言當有令狐茂三字後人依漢書妄刪令狐二字轉泐又併欵茂字耳

姦詐壬午太子詐令客爲使者收捕充等韓說格死蘇文亡歸皇
井泉太子使人白太后太后皇發武庫兵長樂宮衛士太子親臨
罵充曰趙亡虜亂趙國父子未足邪今乃亂吾父子遂斬充以
徇告百官曰江充反炎胡巫於上林中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
聞怒詔丞相發三輔近縣兵捕反者太子懼遣使者矯制赦長
安中都官徒發武庫兵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
已而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因而驅四市人合數萬人逢丞
相合戰五六日死者數萬人流血入溝中庚寅太子敗出走南
奔覆盎城門得出皇后自殺司直田仁部不閉城門坐令太子
得出丞相欲斬之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二千石當先請之
丞相乃止上聞之大怒責問勝之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是
也大夫何敢擅之勝之自殺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與田仁
皆腰斬諸太子賓客皆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之吏中刻
掠者皆徙敦煌論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
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太子在外始置也兵長安城諸城門
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節加以黃毛上怒甚羣臣憂惶莫知所出
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曰臣聞父猶天母猶地子猶萬民也天平地寧
陰陽和調萬物乃茂父慈母愛室家得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
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家喪亡昔孝已孝而被謗伯奇仁而
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爲漢

怒字黃本不脫

漢書封壽為邘侯
當呂為顓侯

靈下黃本作旺字
誤

適嗣承萬世之業繼祖宗之重親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
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御至尊之命以迫跡太子造飾奸詐構
陷絶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含冤結憤而無告赫
不勝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者欲自
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
趙太子天下誰不聞其罪固宜誅戮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殘
盛舉大兵而攻之又使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
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無患太子之罪亟罷兵甲無令太子
久亡臣不勝眷眷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上感悟之
八月辛亥太子死於湖太子亡到主人家貧織屨以給太子太
子有故人隃使來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閉室自經男子張
富昌為卒足踹戶開新安令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格鬬死
皇孫二人皆遇害後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
李壽為邘侯張富昌為題侯而高廟令田千秋後訟太子冤
曰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上言曰子弄父兵罪當可笞天子之
子過誤殺人何罪哉上悟曰是高廟之靈乃徵見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江充家焚蘇文於橫
橋上及湖加兵於太子者族之作思子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癸亥地震九月大鴻臚商丘成為御史大夫立趙敬肅王小子
偃為平干王匈奴入上谷雁門代郡雲中遼東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至安定北地匈奴入酒泉張掖雲中
尉二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十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
將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城至峚龍山
多斬首虜通至天柱山虜引去因招降車師皆引還廣利兵敗
降匈奴夏五月赦天下六月壬寅丞相屈氂下獄腰斬屈氂
者中山靖王子也貳師初與屈氂辭曰願君早請昌邑王為太
子太子若立君有何憂哉屈氂許諾屈氂女為廣利子妻而昌
邑王李夫人子也故欲共立之上聞其言而惡之後屈氂妻坐
為巫蠱呪詛屈氂腰斬妻梟首廣利聞之懼
降于匈奴遂族矣秋大蝗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有隕石于雍二時天
晴晏然無雲有紅氣蒼黃色若飛鳥集成陽宮南隕星于雍聲
聞四百餘里墜而為石其色黑如磿三月上行幸鉅鹿還幸泰
山修封禪庚寅祠高祖于明堂癸巳禪石閒夏六月還幸甘泉
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千秋無他材能術學敦厚有智居
位自稱逾於前後數公是時天子疲於兵革上亦悔之而搜棄
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奏言故輪臺以東皆故國屬有溉
灌田其旁小國少鉏刀貴黃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為可遣
屯田卒詣輪臺置校尉二人通利溝渠因水嵗有積穀募民敢徙
者詣所就畜積為產業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

鐵當作金

則當作奏

子字據黃本填

孫爲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則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田輪臺是者朕之不明其悉意思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羣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敗方士占星氣太卜著龜皆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卜兆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畧盡悲痛常在朕心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增益擾天下非所以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為富民侯而勸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本志曰孝武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漠北而漠南無王庭遭直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積羣貨覩犀象璅琿則開犍為朱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貝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瓌瑰琪瑁蒲萄充於黃門巨象獅猛獸大雀之奇實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荊璧天子負黼冕襲翠被憑玉几而居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

作巴渝都廬海中碭極漫演魚龍角紙之戲以觀視之及罷遣
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以推洁
管鹽鐵白金造皮幣算至舩車租及六畜民力屈財貨竭因之
以凶年羣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衣持斧鉞斬
斷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
非聖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隴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
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分別區域隔
絶内外也書曰西戎即序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
其貢物也西戎諸國各有君長兵衆貧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
不相親附匈奴徒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摠帥與之進退與
漢隔絶道里尤遠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
彼夫匈奴之為患久矣漢興已來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
筭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然摠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
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
始終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婁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
故從其言孝惠高后遵而不遠匈奴寇盜不為衰止單于反加
驕慢隷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厚賜其賂歲以千金而匈
奴數背約束邊地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感惟前後無益於
邊乃赫然發憤遂身貫冑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
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馬唐與論師

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要約以為義感君子利動貪人又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議也獨可說者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厚利以敦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要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臣父兄緩帶稚子含哺胡馬不闚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有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武帝時雖征伐尅暴而士馬物故畧與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之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祭祭畜禍如此安肯以愛子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不選守邊境武畧之臣修鄣隧備塞之具礪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雖信其言守空約而與胡馬之不闚不亦過乎及至後世匈奴衰弱乃遣子入侍而單于或棄其子苟貪財利不顧言約屢掠所獲歲億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斤安肯不棄質而重利也仲舒之言於是過也夫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均土貢制內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

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
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
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師勞而致冤得其土不可耕而
食得其民不可撫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
不及其民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以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
義貢獻則接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人制禦蠻夷之
常道也秋七月 辛酉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昌邑王髆薨謚
曰哀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侍中僕射馬何羅
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駙
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初何羅與江充善而通以誅太子時有功
封之及上疾充家何羅兄弟懼日磾視其志意非常陰察其動
靜羅亦覺之不敢發上幸林光宮日磾疾臥廬中何羅與弟通
及小弟安成謀殺使者矯節制以發兵明旦上臥未起何羅無
何從外入日磾心動入坐戶內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
見日磾色變走趨即內欲入觸寶瑟而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
曰何羅反左右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上曰勿格日磾捽投何
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秋七月地震徃徃踊出水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宗室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盩厔
五祚宮上疾篤侍中光祿大夫霍光問嗣焉上曰君未喻前意

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矣先是上盡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
以賜光光頓首讓曰臣不如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將令匈奴
輕漢三月乙卯拜光祿大夫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
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牀下
與丞相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
不得爲嗣少子弗陵者鉤弋夫人趙婕妤之子也初上巡狩過
河間望氣者言此邑中有奇女子氣上使召之既至兩手皆捲
上自捫之即時伸由是得號爲捲夫人居鉤弋宮大有寵姓身
十四月而生鉤弋子亦然名其所生
門曰堯母門初上欲立鉤弋子爲太子以其母年少女主持政
心難之曾鉤弋有過乃譴以憂死乙酉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
丁丑帝崩於五柞宮入殯於未央宮讚曰本紀稱漢承皇之弊
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
孝武之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内舉其俊乂
與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禮樂建封禪
禮百神紹國典發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
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
書所稱何以加焉

據黃本填

漢紀卷之第十五

漢紀卷之十六

荀悅著

呂柵校正

孝昭第十六 諱弗之字曰不應 武帝少子也

始元元年 自此年至四年皆缺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上使公卿中二千石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已下至者並不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衛蒯聵遠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美之今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自來此是罪人也遂送詣獄窮治姦詐遂訊服本夏陽人

還字誤漢書作逮

鄉字衍

也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就方遂卜謂之曰子之貌甚似衛太子遂緣其言乃詣闕廷尉還召其鄉里張禄者皆識知之方遂坐誣罔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光曰大臣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光欲以女妻不疑固辭畏盛滿也後以病免於家夏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爲樂侯罷儋耳(真)番禺九貞郡秋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問民疾苦議罷鹽鐵榷酤中郎將蘇武自匈奴還武京兆人故將軍建之子初使匈奴張勝爲副及假節使常惠等從是時渾邪王姊子勾町王及長水虞常皆前歸漢後降在匈奴中復欲歸漢謀殺匈奴近臣衛律律者本長水胡人也生在漢中後降匈奴常(惠)素與勝善勝知其謀會事發覺勝乃語武武驚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禍乃死後矣欲自殺常惠等止之單于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何面目以生引佩刀自刎絶半日復蘇單于嘉其節欲降之後疾愈單于將殺虞常等召武皆會欲因此際降武先擊虞常等令衛律以劒擊勝勝請降律後以劒擬武武不動律曰律前負漢歸匈奴賜號稱王擁衆數萬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怒罵律曰汝爲人臣不忠背叛於夷

狄何用見汝為兄弟乎律知武終不可脅單于欲必降之乃置
武大窖中絶不與飲食七日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
日不死單于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有乳乃得歸
漢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五
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獵海上見武能結網紡繳擊治弓弩於
靬王愛之陰給衣食賜武馬畜三歲餘於靬王死丁零盜武牛
羊武復窮厄會李陵降匈奴單于使陵降武謂武曰陵來時子
卿太夫人已死妻已更嫁昆弟或抵罪或疾病死室家已盡今
單于必欲降子卿子卿終不得歸矣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
此陵始來時忽忽如狂自以痛負漢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武曰
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酒
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已分死久矣少卿必欲降武
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子前陵見其至誠嗚然歎曰嗟乎義
士陵與衛律罪上通天因泣下沾衿與武決去後武聞武帝崩南
向號哭數日嘔血及上即位與匈奴和親漢使至匈奴常惠數私
見使教之曰陛下親射上林中得白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
在荒澤中使者以語單于單于驚謝使者曰武等實在許遣之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朝
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足以過子卿陵雖驚怯漢且貰陵罪
得全其老母得奮大恥之節志在庶幾乎曹劌於柯之盟此陵

旦當作且
上得字不當有
志字當衍

軍將黃本作將
作漢書作君將

王良二字漢書作根字趙終根是人以上文八人下文六人証之漢書脫也

宿昔所不忘也今漢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當復何顧乎吾已矣令子卿知吾意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絶陵起舞歌曰經萬里兮渡沙漠爲軍將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石摧士衆滅兮名已頹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兮單于遂遣武歸漢而陵終匈奴中初武使出百餘人在匈奴十九年凡從還者九人詔武謁孝武陵園廟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十二頃宅一區常惠徐勝趙終王良等拜郎中賜帛各二百匹其六人賜錢各十萬歸家復終身更大旱雩秋七月罷榷酤嘗取天水隴西張掖二縣以爲金城郡鉤町侯無波師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

解波爲鉤町王

元鳳元年春立泗水戴王子援爲泗水王戴王薨以無子國除後宮有遺腹子援相內史不以奏言上聞而憐之乃立援爲王相內史下獄武都氏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九月鄠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上官桀父子驕放長公主供養上於內桑弘羊爲國興利自伐其功各欲爲子弟黨類求官以私于光光不聽由是與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肆邸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擅調發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休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

御當從漢書作衛　六十漢書作六七

其漢書作期

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不肯下召光光入上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以將軍之廣明都肆邸皆道屬耳調校尉未滿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益募府校尉時上年十四左右尚書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等數毀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乃謀令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殺之因廢帝誘迎立燕王燕王至殺之因立桀為帝燕王與驛者書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諸郡國郡國豪傑以千數燕王以為事必成令羣臣皆裝是時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宮宮中井水皆竭有黃鼠舞燕王殿前端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廁中豕羣出壞籠御釜六十枚置殿門前烏鵲自鬬宮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板樹木流星墜地后妃已下皆恐王敬為病燕占災者言當有兵圍城其在十月漢當有大臣誅死者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太僕司農楊敞敞告諫議大夫杜延年以聞桀等伏誅燕王聞之謂相平曰事已敗遂發兵乎相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會賓客羣臣置酒會使者至賜王璽書曰與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族異姓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以縊自絞死后夫人隨王死者二十餘

人詔赦燕太子建爲庶人謚旦曰剌王赦燕吏民杜延年燕倉皆封侯楊敞以大臣不即以聞不封其爲等所誤未發覺者除其罪本志以爲烏鵲鬬燕王宮中烏死近黒祥也楚王戊時烏鵲羣鬬於野而白者死燕王一烏一鵲鬬於宮而黒者死俱敗於野故衆烏白而金色者死燕王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內故一烏如水色者死此天道精微之效也燕南城門者通漢道也天火燒之者燕往來通言姦謀之戒也豕出者近豕禍也聽之不聰暴急之咎也壞竈陳釜於庭者示不復用也而宮室將廢鳥黄鼠舞端門者近黄祥也思心務亂之應將敗死亡之象也庚午右扶風王訢爲御史大夫

尺三石爲足石自立後有白頭烏數千下集其旁昌邑社中枯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魯人睢弘治春秋曉災異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孟意亦不審知其所在孟坐誤妖言惑衆伏誅及宣帝起民間而立以弘子爲郎冬遼東烏丸反

誤當從漢書作設

反下黄本作天子二字

滅明友爲度遼將軍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
四年春正月甲戌丞相車千秋薨千秋者本齊田氏也以年老
上優之得乘小車上殿故世謂之小車丞相因氏焉二月乙丑
御史大夫王訢爲丞相訢始爲范陽令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欲
斬之訢解衣伏蹲仰曰使者尊殺生之柄威振郡國今斬一訢
不足以增威不如特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遂赦之
不誅薦訢徵爲右輔都尉遂進至丞相大司農楊敞爲御史大
夫夏四月渡遼將軍范明友以破烏丸功及前定益州功封平
陵侯平樂監傅介子使持節誅樓蘭王是時樓蘭殺漢使者介子
自請於霍光曰願往殺之以威示諸國於是賚金幣揚言以賜
外國樓蘭王不承之介子陽引而西曰天子以金幣賜諸國而
不來我將西矣多出金幣以示其驛使樓蘭王貪漢物因往見
使者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隨介子入帳中屏人語壯士二
人從後刺之刃交於胷左右皆散走介子告喻以王負漢罪大
矣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太子前在漢者漢兵方至無敢動動
則滅國矣遂立其王子安師持斬王首歸懸北闕封介子爲義
陽侯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災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秋罷象郡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
午承相王訢薨
六年夏赦天下右將軍光祿勳張安世以宿衛忠謹封富平侯

驛漢書通鑑俱作譯
王字疑當重

伏當作夾

烏丸復犯塞渡遼將軍范明友擊之冬十有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爲丞相敞華陰人也以謹厚爲霍光所親光府蔡義爲御史大夫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庚辰有流星大如月西行衆皇皆從之乙丑有雲如狗朱色尾長三丈俠漢西行本志以爲大星如月者諸大臣之象也天以東行爲順西行爲逆此大臣將行權以安社稷星占曰太白散爲天狗爲卒起卒起身禍無時大臣運柄將安社稷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無嗣大臣議所立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心計不安郎有上書言周大王廢太伯而立王季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奇也廣陵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心光以書示丞相敞等乃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六月壬申皇帝葬於平陵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恐及禍以問大司農田延年議欲以廢王延年曰伊尹廢太甲以安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如此即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爲給事中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定謀是時天陰晝夜不見日月二十餘日賀欲出光禄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光以爲安世泄語安世實不知乃召問勝勝曰在洪範皇之不極厥罰恒陰即有下伐上光與安世大驚

已下二字誤衍

由是重經術士遂召丞相已下羣臣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失色莫敢對者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者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閔沸社稷將危如使漢家絶嗣將軍雖死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今日之議不可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以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唯大將軍命光遂白皇太后皇太后被珠襦坐武帳中羣臣已下皆以次上殿召昌邑王聽詔奏曰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人子女私內傳舍引昌邑從官騶奴三百人常與居禁闥內戲笑殿中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御史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贈君卿娶妻十人今大行在前殿發樂府器引納昌邑樂人鼓吹俳倡歌舞乘法駕馳北宮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璽綬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即位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redacted]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義五刑之屬莫大於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絶之於天下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當廢臣請有司以大牢告祀高廟皇太后詔曰可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遂下解玉璽組綬奉上皇太后王出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臣愚戇不任漢事遂起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

訓疑詛之訛漢書作詛
賜漢書作陽

行自絶於天下臣等負王不敢負社稷光涕泣而去王歸昌邑
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訓悉誅三百餘人唯
中尉王吉宇子陽郎中令龔遂宇少卿以忠直數諫得減死罪
一等河南王式宇翁思爲賀師治事使者責問式何以無諫書
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詩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
爲王言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言之臣以三
百五篇詩諫王何以爲無書亦得減死爲世儒宗初賀之在國
也好遊獵無節度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經術而好逸遊伏
軾(轉)持街馳騁不止口捲於叱咤手勤於轡策身勞於車輿朝則
肩霜霧晝則犯埃塵夏則爲大暑之所爆炙冬則爲風雪之所
偃薄非所以養性命隆仁義也夫廣厦之下旃茵之上明師在
前勸頌在後上及唐虞之隆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
國之道忻忻然發憤忘食日新其德其樂豈徒銜鑣之間哉王
每放縱失道吉輒諫爭龔遂亦數直諫陳禍福號泣謇謇無已
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面刺王過王至掩耳
趨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憚焉及王之徵也吉遂又
數納諫王不能用遂至於廢於是迎衛太子之孫病已而立爲
是爲孝宣帝論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絶於天
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
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爲人

不以為已是謂王主尅已怨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不敢怠荒以動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生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為人而後已利為治主從義而後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蹈衰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為善之至易莫易於人主夫行至易以得福之所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以立至難便計也興至福而隆至禍厚實也其要不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觀前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諂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佞臣有俟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

興亡福内祸

不以為已是謂王主尅已怒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不敢怠荒以動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

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為人而後已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尊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蹈衰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為善之至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以立至難使計也興至福而隆至禍厚實也其要不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觀前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諂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佞臣有姦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

脫有字
成下脫名字

推酷

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謁非未避死罪是謂直臣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讚曰本紀稱昔者周成王以孺子繼統而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以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卒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罷榷沽舉號爲昭不亦宜乎

漢紀卷之第十六

漢紀卷之十七

荀悦著

呂柟校正

孝宣二第十七 諱詢地節元康神雀五鳳甘露各四年黄龍一年字次卿詢史字曰謀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年號大始

宣帝初生數月遭巫蠱事幽於郡邸獄廷尉監鲁國邴吉字少卿治巫蠱事於郡邸獄憫曾孫之無辜擇女徒謹厚者使保養曾孫置閑燥處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中繫者欲盡殺之及使者至郡邸獄官閉門拒使者曰皇孫在此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自夕至明不入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然也赦天下郡邸獄巫蠱者亦不決曾孫拘繫五年吉私給衣食占視甚

可用疑互倒漢書作用可義長

有厚恩後收養於掖庭令張賀掌事衛太子奉養甚孝謹以私財供給之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為妻因依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止數有神光照曜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自怪秋七月庚申徵入未央殿封武陽侯遂即皇帝位覓於高廟年十八八月己巳丞相楊敞薨九月大赦天下戊寅御史大夫蔡義為丞相年老短小兩吏扶下乃能行衆庶咸曰大將軍荀可用專制者光聞之曰以為天子師宜為丞相何謂乎初義以詩授昭帝其人守學無咎而已戊辰左馮翊田廣明為御史大夫冬十有一月乙巳皇后許氏群臣方議所立上乃求微時故劒群臣知其首乃奏立許妃妃父廣漢自以刑人不宜居位封為昌城君後封平恩侯皇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節詔諸郡國謹牧養民以風化大將軍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聽遂委任焉事皆先聞光然後奏御蓋封光萬七千戶賞賜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綵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三千匹甲第一區將軍張安世封萬戶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夏四月庚午地震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民爵勿收田租賦六月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謚號歲時祀其議謚具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後承祖宗之祀

漢書侯下有王字國疑園之訛

園字當衍

制禮不逾閩臣愚以為親諡父宜曰悼考母曰悼庙比諸侯國置奉邑三百戶故皇太子曰戾園置奉邑三百家吏良姊號曰戾夫人置守冢四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太子有妃有良姊有孺子凡二等皆稱皇孫史良姊者魯國人也兄曰柔肴三子曰高曾玄後皆封列侯悼后王氏涿郡人兄曰無辜封平昌侯次曰武封昌樂侯賜外祖父母號曰博平君食邑萬一千戶追尊外祖父母乃始為恩成侯詔涿郡治塚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秋七月立燕剌王太子建為廣陽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又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以開有德也昭帝即世無嗣大臣憂懣昌邑即位淫亂而廢是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之德此賢所以推天命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始之統蕩滌煩文除民疾苦存士繼絕以應天意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上下相繼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也夫人之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搖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因人不勝痛則飾妄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殺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抑

又字誤衍

舊與漢書作與舊義長疑傳冩以字形相近誤舊為舊又誤倒

閩

聖字脫

則鍛鍊而周密內之蓋奏者當成之時雖各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法明也語曰畫地爲獄誓不入刻木爲吏議不對此皆嫉吏非痛之辭故曰天下之患莫甚於獄上善其言遷廣陽王和府長史後爲瑯琊太守治有異迹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延年齊人也以定策安社稷封陽城侯官發傜民車牛三萬乘載沙便橋下送杜陵上車直錢一千延年詐增車直三千坐盜益三千萬御史大夫田廣明譴霍光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寬大事莫成今縣官出三千萬錢與之何苦乎光愈益子寬實勇士當發大義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日病悖晚大司農通往就獄得與公卿議之延年曰幸得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而死夏四月詔有司議孝武廟樂六月庚午尊孝武廟曰世宗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凡武德昭德盛德之舞所以尊祖宗也諸帝廟皆當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當立廟告祠祠世宗廟曰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復有鴈五采集殿前西河郡立世宗廟有神光興於殿側又興於房中如燈火狀廣川郡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房戶自開夜有光殿上盡明初議立世宗長信少府夏侯勝以爲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侈無度不宜立廟勝坐誹謗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不舉劾皆下

霍光以与令太后云云是兩句中間闕字未詳
旨本以下往接令字非是

獄久繫霸欲從勝受業勝辭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
其言遂受霸尚書數更冬講不怠會赦勝出為諫議大夫給
事中薦霸楊州刺史霸字次公淮陽人勝字長公夏侯始昌之
族子勝為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為君或自稱字上前
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曰陛下言善
臣故揚之竟言布於天下至今誦之臣以可傳故耳朝廷每有
大議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初皇太后聽政霍光以
令太后從勝受尚書及勝卒太后縞素五日儒者以為
榮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初霍光夫人顯有小女欲貴
皇后當產疾顯使醫淳于衍行毒藥後有人上書告諸醫治
疾無狀者皆收繫顯恐急具狀語光因曰既已失計為之無令
吏急衍先驚懼默然後奏上置衍勿論事不發覺夏大旱五月
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與蒲類將軍趙充國虎牙將軍
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兵十五萬與校尉常惠
持節護烏孫兵並擊匈奴初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武帝欲
與烏孫共擊匈奴故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昆彌
昆彌以馬千匹為聘禮漢為公主備屬官內官侍御數百人公
主自為宮室居歲時與昆彌飲食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上聞而
憐之間歲遣使者遺之甚厚細君卒復以楚王戊之孫女解愁

爲公主以繼之於是匈奴復侵烏孫昆彌昆彌與公主上書請
共擊匈奴烏孫自將五萬騎常惠與烏孫獲匈奴父行與嫁名
王都尉已下四萬餘級牛馬駱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其
虜獲時匈奴聞漢大出兵皆將老弱驅畜產遠遁逃故漢軍所
得少而祁連將軍虎牙將軍有罪皆自殺常惠封長羅侯匈奴
由是人民畜產死亡者衆而國虛耗矣其冬單于自將擊烏孫
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一丈餘匈奴人民畜產凍死還者十無三
於是丁零乘弱攻其北烏孫入其西又重以饑餓
死者十三匈奴大困諸國轄屬者皆叛解攻盜不能治匈奴遂
[illegible]月乙丑丞相蔡義薨甲辰長信少府宣賢爲丞相大司
農魏相爲御史大夫
四年春正月遣使賑貸貧民減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三月
乙亥立皇后霍氏光女也賜丞相以下至郎吏金帛各有差赦
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泉出宗廟寢落上
素服避正殿五月大赦鳳凰集北海安丘秋廣川王去有罪廢
徙上庸自殺去者惠王越之孫初事師受易師數諫正之去後
以師爲內史掾師數使內史禁切王家欲以示正之去怒陰使
人殺師父子不發覺其後用幸姬昭信等之讒殺姬昭平等二
人恐語泄復殺婢三人昭信又曰夢見昭平等去曰虜乃敢復
見不畏我邪掘屍皆燒之爲灰後立昭信爲后又陰譖幸姬望

上綸二句字有誤漢書作上綸於后非大置酒名不得見

梓棺梓之訛

卿疑與郎吏有私去郎裸望卿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走投井未死割其脣鼻斷其舌昭信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又取桃灰毒藥并煮之連日復發後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之飲酒昭信譏之投井中出之未死燒兩灼潰兩眼生割兩股銷鉛錫灌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得幸者昭信皆讒殺凡十四人皆埋宮中昭信又謂去曰諸姬活佚難禁請閉諸舍門無令得妄出入使其大婢為僕射主外永巷盡閉封諸舍門上鑰於太后太后置酒乃召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婢傳歌遊戲望卿母求二女屍昭信令奴殺之後捕奴得辭伏狀內史相効狀奏之有司請捕誅去上不忍致法廢徙之蜀昭信棄市

地節九年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太白二丈本志云太白為天之將軍彗孛加之掃滅之象也三月假郡國貧民田夏六月詔宗室屬籍未盡而罪絕者復屬使得自新冬十有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有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庚午大司馬將軍霍光疾病上自臨問為之涕泣及薨皇太后親自臨喪太中大夫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喪府墓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璽珠璣玉含梓棺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梓木外藏梓一十五具東園溫明秘器皆如乘輿制度載光柩以轀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陣至茂陵以送葬謚曰宣成侯嗣其爵邑復其後世如蕭相

眾惡疑誤漢書作旅愚

國子禹嗣爲左將軍復使光兄子雲侍中奉車都尉雲弟樂平侯山領尚書事示不專政以優崇霍氏也夏四月戊辰立皇太子大赦天下霍光既薨光夫人顯改光生時所造塋制而更奢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臺南出翠屋盛飾羣道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以守之廣治第舍作乘輿駕輦加畫繡茵馮黃金塗璋絮簟觴輪侍婢以五綵絲轅顯於第中遊戲與光所幸監奴馮子都淫而禹山等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及山兄寃軍侯雲當朝謁數稱疾私出遊獵或遣蒼頭代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無度及上立太子顯怒不飲食歐血三日曰此乃民間子安得立后有子反當爲王邪後教皇后鴆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阿保必先嘗之后挾毒藥不得行霍氏與御史大夫家爭道欲蹋大夫門御史叩頭謝奴乃去其放縱如此御史大夫魏相上書言霍氏驕奢恐浸大不可制宜有損奪其盛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後又故上事皆有二封其一封録尚書副當先發所言不善輒不奏相復白去副封以防壅塞上善之詔相給事中相字弱翁濟陰人也於是上親政事群臣得以徑奏封事上五日一聽朝丞相以下各依職奏事來納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雖功勞當遷輒厚　加賞錫不數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備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舜刺史郡守輔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行以質其言有

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上堂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怨恨嘆息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長吏者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上久不敢欺罔則民從化故二千石不可數遷徙有治理之効者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尊至關內侯公卿缺輒選所長而遷次用之故民安其土吏勸其業矣時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任用能吏諫議大夫王吉上書曰今世俗吏治民者非有禮義仁信稱言世世通行者也徒設刑以守之欲以為治者不知其所由意以為穿[illegible]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國異政人殊俗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浸薄扎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虛言也願陛下承天心發大義與大臣公卿延及儒生述禮樂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致於仁壽之域則治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以條奏吉又以世俗嫁娶太早未知有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人多夭聘妻送女無節則貪人恥不相及故有不舉子者夫得任子弟為官失舉賢之義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列國入承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倍皆宜改正時上不納吉言乃謝病歸

論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釐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泰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君之達禮也

男替女凌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降則昏亂於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愼乎夫成大化者必稽古幸中務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也

三年春正月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至者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夏四月戊辰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如故京師奄霿行禮丞肅望之上疏願口陳災異上在民間時素聞肅長倩名曰此東海肅生邪問其狀對曰春秋魯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向使魯公察其變宜無此害附枝大者敗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祥瑞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惟明主親萬機舉賢良以爲朕心道立則姦邪塞姦邪塞則私權廢矣對奏拜望之爲謁者是時招賢良納直言多上書言使宜者輒下望之問狀或用或罷所歎奏皆可望之遷諫議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初霍光秉政長吏邴吉薦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時吏民見光者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之望之獨不聽自引出閤光令吏勿持既見責曰將軍輔翼幼君將流大化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今士見者皆露索挾持恐非周公輔相成王之禮致白屋之意也於是光獨不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吏二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以

對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長仲翁出從傳呼甚寵顧謂望之
曰不肯[redacted]碌碌反抱関木望之曰各從其志望之復失郎至是
乃得用焉是時光兄子中郎將冠軍侯雲樂平侯山皆以過就
第山陽太守張敞上書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
有功於晉大夫田寬有功於齊皆疇其官位延及子孫後田氏
慕齊趙氏分晉季氏專魯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尤甚今
朝臣皆明言陛下寵龍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宜罷王侯皆就
國明詔以恩德不聽群臣以義固爭之久而後許之天下必以
陛下爲不忘功德而以朝臣爲知禮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
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redacted]後出入情不能相遠也以臣

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獨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覽計
也上善其言五月甲申丞相韋賢以老病賜金安車駟馬罷於
家子弘爲太常丞賢以弘當爲嗣太常職當陵廟煩劇多過勑
令自免弘懷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弘坐宗廟事繫獄未決室家
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言於是門下生與賢宗家計議共矯
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小子河南都尉玄成爲後玄成聞
當嗣郎狂驗不得已乃使封爵上高其行以玄成爲河南太
守弘爲大都尉遷爲東海太守後玄成爲列侯侍祠孝惠廟南
淖不駕馬車而騎馬至廟下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慙父爵
乃爲詩自責曰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墜彼寵慙此附庸赫赫顯

對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長仲翁出從傅呼甚寵顧謂望之
曰不肯[redacted]碌碌反抱関木望之曰各從其志望之復失郎至是
乃得用焉是時光兄子中郎將冠軍侯雲樂平侯山皆以過就
第山陽太守張敞上書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
有功於晉大夫田寬有功於齊皆疇其官位延及子孫後田氏
慕齊趙氏分晉季氏專魯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尤甚今
朝臣皆明言陛下寵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宜罷王侯皆就
國明詔以恩德不聽群臣以義固爭之久而後許之天下必以
陛下爲不忘功德而以朝臣爲知禮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
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redacted]後出入情不能相遠也以臣
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獨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覽計
也上善其言五月甲申丞相韋賢以老病錫金安車駟馬罷於
家子弘爲太常丞賢以當爲嗣太常職當陵廟煩劇多過勑
令自免弘懷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弘坐宗廟事繫獄未決室家
問賢當爲後者賢恚良久言今是問下廷尉貴官家十餘人皆

今日後出不子通貴本作今兩後已出今復入

守弘爲大都尉遷爲東海太守後玄成爲列侯侍祠孝惠廟南
淖不駕馬車而騎馬至廟下削爵爲関內侯玄成自傷懇父爵
乃爲詩自責曰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墜彼舉職此附庸赫赫顯

狂漢書作征是也

依黃本刪

爵自我墜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爲忍慨寄之我頻孰將遵狂從之喪蠻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茂小人終焉其度誰謂華跋高跋其齊而誰謂德庸僉其庶而嗟我小子不貳其尤墜彼令爵申此擇辭四方群后我監我視威儀具服唯肅是象六月壬海疎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平恩侯許伯爲太子少傅以太子尚幼伯欲使其弟竦監護太子家事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官屬師友必取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自太子有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而止廣兄子受爲太子家令亦恭謹而好禮上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侍晏奉觴上壽辭禮言極諫之士罷車騎將軍右將軍也兵詔池苑未幸御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修治流民還鄉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九月壬辰地震冬十月詔舉方正直閎雅上甚歡悅頃之拜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每朝太傅在冬十有一月詔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十有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千石諫議大夫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其所避畏姦吏無所弄權柄今不正其本而救其末世衰弊則廷尉平招權而爲亂首矣肯汶山郡并蜀郡

漢紀卷之十七